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五
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汪志伊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記十二首

蘇松糸將梁公德政記

歳着雍執徐之病月弁者百人造王先生庭而請曰余東海之辟司徒士也曰天子有深顧於東南移吾將梁

公而大帥之俾全有吳吳吏士幸甚雖然余則何可一日無梁公夫梁公至而余軍始城也庵廬之宇上露靡所蓋覆旁四無壁而當事者日務減削之不腆郡邑之賦不足以食戰士士且色菜梁公出槖中裝黃金犀毗綺鸝鷫與夫人之簪珥鬻而佐軍曰縣官時念若少需之毋苦也梁公日治軍至夕弗少休顧謂若曹饑吾食之寒吾衣之病吾藥之即不幸死吾棺之慎毋輕狡為盜姦污乃公三尺也梁公之煦育吾曹殆嬰兒然至出

軍令立表下漏軍正左右視士立駢植毋敢以毫髮忤者故吾曹於梁公居平即嚴冬未嘗不若暴日也其有戎行即盛夏未嘗不若負霜雪也夫吾曹識不能留梁公然何敢一日而忘梁公吾子其志之俾有以寄吾思于梁公且不朽先生曰善微若而人之言梁公吾故識之也未既褐者進曰余新城旁之耆老也曩使者城于余畝而俾梁公軍之余始竊有憂焉梁公至而市詎不易肆也肆且倍賈矣馬無所芻於田田芻鬻矣鬻時時

虞夜夜枕髙矣嚮不能一日忘颶謦謦行息矣吾子其有恵於梁公庶毋遺耆老之請先生曰善徹若而人之言梁公吾故識之也夫梁公者故先中丞將也二十而奉其先大夫於越從異軍子弟角倭寇數陷陣搴旗為軍鋒冠先中丞亟為言於朝即一旦緩急梁公可將十萬衆梁公稍遷於吳淞為裨將有聲已復遷為江右叅將平嶺盜遂至今官梁公以先中丞故訪余於里閈間與談天下事抵掌忼慨若按圖而陳說者余謂世居閒

則右文迫則尚武今吾郡幸一二歲不中冦遂狃以為
小康而令文法之吏操切而持武吏柄以為能而不思
冦固眈眈其視也梁公以為然以故其治軍日益飭梁
公誠賢哉雖然今遂去若而大帥乎曰梁公固去吾吾
曹猶梁公統也先生曰然則梁公故未去若也庸何思
且若曹不知梁公之貴顯重用事耶得無以吾言為諛
乎哉衆謝不敏先生乃言曰毋傷也昔在周宣王時王
命申伯式是南方吉甫為詩誦之曰文武是憲柔恵且

直又曰吉甫作頌其詩孔碩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吉甫復為詩頌之曰四牡彭彭八鸞喈喈又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彼吉甫者不以將帥之重避其近於諛而歸美之若此乃復沾沾乎自貴其言者豈不以歌詠盛德大業金石所紀有弗容逡巡者耶今以若而人之請石余言梁公讀之惕然有砥礪益奮之思其所以終惠東南者庶幾申伯山甫焉余雖不文其亦何吉甫之讓弁者曰敬謝教請勒之石碣者曰梁公倘終惠吾民者其

王先生之賜也夫梁公名其字其其人所

王節婦項安人祠記

吾王氏之秀曰時雨僅二十四歲夭其婦項安人故感年而貧或欲奪之項安人則日夜抱其孤任用泣曰吾所不獲從地下者以此子任用長而受書項安人即篝燈熒然所佐讀者洴澼絖也任用既有室項安人夕則闔扉寢毋置旁婢竟死曰生不幸倍所天吾不忍再而影也項安人之拮据於家以理生最稱而任用貴稍為

散施之故吳中稱節婦非一而度之無先項安人者任用爲鄉貢士時項安人年六十有司上其事禮部覈毋異詔特爲棹楔旌之旣旌而任用舉進士髙第授太常博士遷儀部郎封項安人始得稱太安人云乞何任用卒又七年而項安人亦捐館年八十餘又七年而邑之士大夫耆老益慕稱項安人爭捐貲爲祠以祀而白之臺三使者俱報可於是項安人孫定鼎列所以祠狀而問記於某某不佞聞古所稱以死勤事禦大灾大患鄉

先生沒而祀者未聞其有祠婦人女子則何也君子不謂然曰丈夫慷慨捐七尺以許人國誠有之然要得於經傳師友誦說之素夫無所明而發其於衷誠者乃婦人女子也夫婦人女子既慷慨愛其志甚於愛其生而棄一旦之命不亦俠烈大丈夫哉然而所發暫也處瘠而志困者奪不終處沃而志廣者奪不終故婦人女子之得謚爲節難也今夫秦皇帝至暴狠戾也然賢巴寡婦清而尊之爲立女懷清臺其云無祠婦人女子何也

今夫吳俗沃而易廣其志者也下女鳴瑟跕屣倚市門招邀輕佻中女工技作奇巧衣被天下上女習詩書雍容珮環項安人者誠其中麟凰也祀一項安人而吳益知有女德砥礪浣濯其故而比於誼此三使者與邑大夫耆老指也不佞於王氏與有榮焉次其語授定鼎為刻之祠以示永永

求志園記

吳城之東北隅為友人張伯起園園當其居之後闇道

以度入門而香發則雜茶䕷玫瑰屏焉名其徑曰采芳示吳舊也徑逶迤數十武而近有廷廊如名其軒曰怡曠示所游目也軒之右三而楹者以奉其先隱君像名之曰風木堂示感也堂不能當軒之半然不敢以堂名怡曠者示有尊也軒之右齋以栖圖史名之曰尚友友古也齋之後館館臨大池中多金銀玳瑁雜細鱗名之曰文魚池所蓄也穿池而橋循橋稍西南為古梅十餘樹名其廊曰香雪言梅德也伯起之言曰吾吳以饒樂

稱海内冠不佞夫差之墟甲第名園亡慮數十計即屈諸君指且徧亡及吾園者諸材求之蜀楚石求之洞庭武康英靈壁卉木求之百粤日南安石交州鳥求之隴若閩廣而吾園固無一也然至於旦而旭夕而月風於春雪於冬諸甲第名園所不能獨擅而長秘而吾得竊其餘吾它無所求求之吾志而已且不見夫都將相貴重用事於長安東者耶彼其於志若無所不之然往往人得挾其遇已屈吾志吾外若伸而中則屈甚或叅其

次且慨歎於所見而輻輳沃麗之地等之於荆榛鳥雀之區閭歌以為哭見樂以為憂而不悟其所自吾無所求伸於外然吾求之千百禩之前而若吾俟求之八荒之際而若吾應求之千百禩之下而若吾為之符節者此豈可與豪舉跡賞者道哉王子聞之歎曰善乎子之求也志則可與聞乎伯起笑而不答王子有間曰命之矣

王氏勅命碑陰記

先皇帝之三十有七年吏部言中兵馬副指揮臣世昌滿三載績最無害當封詔曰可其予制勅封文林郎贈其父源如世昌官嫡母陸為安人生母沈贈如陸媍劉贈如沈於是世昌遷為東兵馬指揮再遷為兖州府通判致其仕歸將奉所得制勅刻石於墓道以侈大天子之恩德而光昭其先人之闇且以示夫為子孫者而屬臣某記其事於隂某不佞屬有采薪病未果又數歲為今天子之二年而世昌業七十餘應詔當進階則復謂某

老臣無狀自放山澤間再被天子恩無以報幸終為我記之會某病良已乃始拜手稽首言曰先王之世所以劑量才事均施報何其取稱有度哉世降而事日以繁於是人主所寄於天下之才以共理天下之職者其才往往不能足於職而至於壅閼其德澤人主之所施以待天下之報者其恩復往往不能足於才路馬繁纓旂存土田之錫坐而紛馳於東里之第而奔走禦侮於方訏之內外者汩沒於升斗之禄進而不能望人主之一

言退而無以自解於妻子故其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不遑將母又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夫恩則詳於上而畧於下勞則詳於下而畧於上此雖非平國之政然亦其勢然也大夫固稱循良吏工於職然以貲郎舉歷佐州郡入為誰何之官所謂進而不能望人主之一言者先帝獨稱之沈練通明大夫何以驟得此哉國之衰其小臣不遑生而將其父母大夫之為父若母者殁而見褒子於綸綍天子恩德胡可量也語有之體羣臣

則士之報禮重大夫老矣其語而子孫當世世無忘茲遇
以思所以效於未竟者不佞日有望焉

日涉園記

今大都督楊公歸自帥越乃損禄之餘擇勝地於其居
之西南為園而顔之曰日涉葢取晉徵士陶潛所賦歸
去來辭語也夫以陶先生令彭澤僅八十餘日即去之
而其所謂園者亦僅樹欅柳藝蔬茹杞菊之英斐亹於
籬落間而已其所謂日涉者又僅一漢陰之叟朝而灌

夕而壓以其間假息於桑榆之間而謂之趣今楊公號為都督踞十一郡三樓船將軍之上而提衡之位不為不尊出入戎馬幾二十餘年不為不久擁髙牙建大纛金紫銀艾為之後先奔走不為不重及其歸而所謂園者前棹楔而後庖湢左亭右榭涼堂奧室便房廻廊在在而有太湖靈壁之石紅鵑素馨閩越蜀廣之卉紛錯臚列而不可名計其所謂日涉者多守相之干旄學士大夫之几屐鐘鼓管籥夕奏而朝流響脂遺馥沾於階

砌之傍而不散而後謂之趣嗟夫陶先生楊公即亡論
上下數百千載第列之步武之内而使一孺子辨之必
不以為類也夫使顯而饒者挾吾有以勝其無約而隱
者挾其無以易視吾有而謂為不類固宜陶先生則固
無所事此已獨楊公快然於其所謂貴重且久其曹偶
之所豔得而味言者一旦脱屣而去之而不為動知其
無累於外境也夫無累於外境而取足於内則夫大鵬
之摶扶搖羊角而上九萬里尺鷃之且莫決於槍榆其

為逍遥一也且當陶先生前天下固有挾其有而致豐於一園至於臺若沼而尊之以瑶苑而尊之以圭若琨其為溝若谷而尊之以金者不知其一轉盼而辱於樵叟牧豎之手求其遺跡於荒烟斷碑而不復可得第取陶先生之辭一再諷咏之而所謂日涉者固恍然若新也楊公之必不挾吾有以求勝其無明矣公與不佞厚謂有以記之不佞罷青州歸為園公第後可十載然不能守而為世所迫以出今强顔而記公之園得無自托

於有無之間而文吾出處之罪耶然公望重非久且復出不佞歸為公代而日涉之矣

復清容軒記

吳興水至多割地幾十之五其城西南隅為勝西南隅枕水而宮者至多慈感寺為勝慈感寺之景至多清容軒為最勝軒故旁寮然其地據寺左而獨南嚮前枕通塘有蓮芡木芙蓉之屬橈吹容與答箵散布軒之中碧浪諸山凌睥睨而上其外碧浪諸水穿睥睨而下以故

其景最勝攷志所以名則故元學士袁先生桷號清容者徵時客吴興讀書其中因取其號軒之趙文敏公孟頫為題字而文敏亦時往來流憩若舍館以故其名稱益著軒業以屬寺然寺僧不得而有之而以供邦君大夫鄉薦紳豪賢之游目者二百餘年于今矣少時不戒於火予來吴興過慈感寺問軒於范太史而得其故意徵欲復之以屬守黄君丞藍君司理孫君則有郡士嚴姓者慨然出而應募發其帑而竹木墁瓦至不逾月而

軒復雖具宏壯侈麗不逮前而山林之觀爭出於睥睨之上下者如故也始予未爲吳興則讀吳興諸書稱文敏公第環三面而水勝甲一郡及余至而訪求其故址所謂水晶宮者蓋陸沈於闤闠釐祝之間想像於暮烟春波而不可得爲之慨歎而其旁一軒獨以伯長之所偶游文敏之所偶題二百餘年而不隳一隳而輒復之若新抑何說也物吾自有之則吾爲主吾有盡而代吾而主者亦有盡物吾不自有之不得已而付之天地天

地無盡而為天地之人者亦無盡故驪山之陽翠微玉華更而為禪室佛廬而後能有永者恒也人見夫王珣周顗之徒舍其宅而寺之誚以為媚佛及余游虎丘望而知其為千年之宮且因以知有珣也則夫世之君子陰利其有而陽文之曰廬其居其不一轉而泯其主再轉而泯其跡者幾希也作復清容軒記

養餘園記

吏科右給事中崐山許子去其官之五歲而始為園又

踰歲而園成其地闉陽而郊陰右負城左瞰山竹木森秀臺榭館湢之類錯居而各有所窈窕靚深潔不容唾規池矩沼負抱宛轉皆許子之所意締而手啟者邑侯大梁王君名其堂曰遂初取晉孫盛所為賦語也許子居復與俞仲蔚先生謀而名其閣曰穆如閣之後饒竹竹時時以清風至也名其樓曰棲雲山所出雲東度則時止也名其亭曰叢桂傍亭多桂取淮南小山招隱語也名其庵曰靜觀許子所時默坐澄慮處也名其館曰

貯春春之雜英駢馬名其園曰養餘而問記於王子將以繹許子之所謂養餘者而勒諸�許子之言曰吾嚮者嘗一再備從官出入承明之廬與聞國家大計葢歲旦而憂暮之計而歲不足日旰而始進朝之餔而日不足吾故幸貴然不敢以為樂也縣官程既廩以吾不任職而棄之而吾身一旦乃復為吾有吾晨起而視晷而日吾餘歲受歷而歲吾餘吾之田有餘秔足以饔有餘秫足以酒而吾之舍家子為什一者其餘足脯修果茹

而吾又幸有茲餘地稍出吾之餘力以為園園成而吾未嘗不一日適也則吾歸乃始幸矣王子曰子知子之餘乎而不知子之餘天地之所餘而子取以為養者也天地之所餘恒在而人不知取以為養今子獨得之則雖謂子之餘亦可也因為歌曰園有畬可稼可蔬樂子之恒餘園有瀁可釣可網樂子之能養既歌而復記其事

吳淞副總兵題名記

明興以勝國殘孽故諸言兵者獨詳西北而稍畧於東南東南故倭所從躪地也吳為東南首鎮財賦半天下其地北控江三方踞海而往時以一都指揮臨治之嘉靖中故湯將軍慶用總兵銜來平寇留鎮京口亡何罷更十餘年而倭難起湯將軍之子克寛用副總兵銜改鎮金山又三易帥而盧將軍鏜移鎮吳淞又五易帥而為朱公冠朱公故抗武然以亷直起官所得奉賜悉分其麾下不以入私槖旦夕飭治軍閒則召碩士大夫相

與講禮敦詩有郤縠元帥之度一旦慨然謁不佞而請

曰自湯將軍之父子繼而帥也以迨不縠葢九易將矣

而名氏不著恐日就湮而靡所攷見竊甚恩焉子其為

我記之不佞吳人也終始倭難辱為諸大將所保障又

辱從諸大將游而因私其為人其最著者曰湯將軍慶

父子湯將軍驍捷善鬭與盧將軍鏜埒而儆近夸俱好

乾沒其子敏練少壯往劉將軍顯悍力而長跳盪楊將軍

尚英闓達曉智明於水郭將軍成輕趫得士心是二將

軍者皆善養交有聲公卿間要之即他帥人人殊其於干城腹心一也不佞既借為紀其畧而因有請於朱公語有之天下危注意將業海警稍即安謀國者不勝為民惜耒耜之資而議銷兵兵銷矣安所用將為夫不備不虞不可以國自朱公而往願謀國者無輕議罷將願諸任將者日飽士而無勇功俾日出之地望風而弭其戈盾以好贄來昔漢班史之稱辛慶忌曰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有味乎言之哉承平而

虎臣敬以為諸公祝作吳淞副總兵題名記

菉竹堂記

故吏部侍郎崑山葉文莊公以學行政術高英憲間為世名臣公生平無他嗜好顧獨篤于書手抄讐至數萬卷將為堂以藏之意取衛風淇澳問學自修之義名之曰菉竹而公故潔廉鮮羨裝足潤又家於官以歿公之諸子孫曾教諭郡丞其其輩雖代習公書至稱聞人有官秩而守公之清白力不能任構天下之士因公書而

望公之堂比於魯孔氏之壁其菉竹比於召伯之蔭時想見其爽塏窈窱青葱峭蒨之狀流潤涵碧於笈縢緗素間而不知公之所謂堂與菉竹固無有也葢公殁踰百年而其玄孫鄉進士伯寅乃始因故居地而拓其右爲堂以居公之書用公之舊署以榜之獨所謂竹者尚未及樹而前軒後廡其陽可以承日其隂可以蔽風雨葢至是而公之所遺書始翼然得其職而不辱於帷房廁溷之地伯寅葢旁購古文奇帙得數百千卷副之意未

已也諸與伯寅善者登公堂而親於其所謂奥壇窈窕者其青葱峭蒨雖不可遽得然覩榜署而思勁節栗色至讀其所遺書則又未嘗不若承公之謦欬而窺其寄也公視裴晉公李太尉不知其名德所軒輊年位小輕耳晉公之堂曰緑野者太尉之花木竹石於平泉者其宏麗奇壯瑰恠甲天下亦何嘗不祝其長爲兩家守然不再易世而堂冒他氏花木竹石不脛而趣貴人之垣而卒不能有也伯寅所構堂毋論視晉公十一其竹

之植與否亦毋論若平泉而文莊公之遺書百年而愈益拓其副所名堂歷五世而愈益顯固為公後者之才而賢毋亦公不盡取天地之有以使可繼不遽為一時之滿以使可加益耶予深有慨焉故不辭伯寅之請而為之記若夫顧名思義以進於武公比德之旨是在伯寅矣是在伯寅矣

思貽堂記

太僕卿吳郡顧公蓋嘗名其堂曰思貽而是時顧公官

給事中當諫爭地不敢以其身為堂有會所上書言天下大計忤用事者流竄去其堂數千萬里外於是顧公佃居庸則稱居庸山人云而又三十年今上悉召用諸敢言直諫之士公首被旌異去山人為故官再歲間超遷至九卿位天子所以慰禮而埀大拜者無虛月公一旦致太僕事歸懸其退休之車於其堂而忻然色得曰堂始吾有矣吾獨者躑躅數千萬里外誠不自意全然吾所以名堂意不一日忘也介故人子張元蒙屬世貞

使為序顧公固世貞之所顧為執鞭者以書謝不敏且請於公曰公亦聞之詩乎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夫翼子而謀及孫不亦迂思過計哉然而君子有取焉則周德所以深長之故也春秋時賢卿士大夫何可指數然往往不能以其身衍而為數世之身君子有憂之曰是夫也未老而偷則又曰及身而已葢至於欒黶之汰餘盈而後貽可知也今夫田畯野賈朝興而不能謀夕之事然而於子孫則思貽椽康塿瓦

纖悉而輯之曰以貽若曹居也旁畦疇隴廉所不盐壁曰以貽若曹食也尺寸絲縷藏之於囊及槖曰以貽若曹衣也於傳有云賢者貽以安不賢者貽以危凡此非危道也然而不得其所以安則危夫顧公為天子郡邑吏則稱良為諭恩臣則稱直為駉牧則稱蹇淵難進易退炯然物表其為德於天下以貽其後者天下能言之恂恂共遜廣施而薄取其為德於其鄉以貽其後者鄉之人能言之絶去嘻嗃動止自矩躬行孝弟其為德於

其家以貽其後者家之人能言之公何庸思哉公之所謂貽殆不欲盡取天地之餘而時出其厚道以補其所不及孳孳焉務培滋其本而微藉其息於不言無跡之境乎公於安道饒之矣公果無庸思矣顧以示公子若孫登其堂思公之所貽者惕然一舉足而不敢怠思所以貽其後者油然一舉念而不欲居其薄即公之貽信永永哉葢顧公年七十矣所以復不佞者曰善哉子之言雖然予惡敢不思衛武公九十五而為抑之什且命

其國人交箴以警予於武公稱小子焉夫惡敢不思請筆子之言為堂記

竦塘黄氏義田記

黄君之至自舍人歸也曰吾幸藉先人之遺産以毋虞饘粥而又重之以祿賜奈何令朞功之戚寄食外也覩其宮翼然曰先人實覆露我而不能使吾宗之憂風雨也以舍人貴封其阡髙視南陽則又愀然歎曰奈何暴吾宗骨而不能具一羸愽也以餕饗見子弟則又歎曰

及吾身而不進若以禮教吾罪也於是大出其槖裝首創屋為堂為樓為室為倉庾七十七所竈井溷廁稱是聚其族而居已置田租穀百石老弱不任耕者取食焉已捐中金百四十予毋主者而收其子息以供寒不能衣者婚葬不任者有差已又劃傍餘屋為塾延里社師教其稚子取子之息租穀之羸以供當是時郡邑有司咸美黄君之舉而為文光大其事而獨汪中丞伯玉叙為最黄君走其人千里以書請曰是將藉中丞之舊以

希子言非敢重黃秉也謂子孫毋忘先志庶有考也嗟乎仁人哉黃君也說者乃謂宗法廢而後有義田義田之不如宗法公且徧也是不然封建易而宗法之不能獨存也久矣其大要食人者忘德而食於人者忘德人夫忘德人之與忘為德德固公然名之曰法其弊能使食人者苦於繼相率而倦為施食於人者忘其來不知勸為睦是故有義田而後有勸也夫徽地狹人衆苦纖嗇自計家不足則嫁於鄉鄉不足則嫁於它州邑餘掯

出贅餘力出傭餘貲出賈賈成易地傭成易父贅成易氏葢等身其藏金而尺金其室畝者恒也乃亦有捐重而不恤以其室畝公之族如黃君者乎又亦有爲之計婚嫁喪葬教之禮讓宛曲周至如黃君者乎無論黃氏之德周流於其宗人徼有勸者可以少徙民矣黃君乃又不自德曰吾王父志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豈唯仁人黃君抑亦孝子哉葢天下之倡義田於族者吾郡宋則范文正公而明則先大父司馬公其人皆非

為名高也者故於君不辭而樂為之記

延祥上區華氏役田記

今天下財賦獨江南最大江南常所部邑獨無錫最大無錫諸區獨延祥而延祥又獨上區最大其長賦者又最劇上區田可十萬餘畝無他姓皆華氏田而嘉靖間華之老有游大人者與余遇燕中云屬當長歲賦矣諸大人有右我為請郡邑得省無名徭若干然度其費不千金不止也問所以費狀則曰苦虛糧問所以虛糧狀

則曰區之人積逋而貧者廢著而鬻於他區豪豪取其穫而遺其賦以責田主度不給則跳區長賦者不能跡田主所又不敢問豪取賦歲歲為代償不給則亦跳葢久之而至不能跡田與豪所亡論田主矣余既已心識其言而會學士鴻山華公致其事歸公故延祥人乃歎曰柰何以吾宦達食吾鄉豐而瘠其餘哉乃倡為役田家及役者出百畝之三畝不及役者五畝進士不應役而稍優之如役者三畝鄉進士殺不及役者一於是公

之兄弟當出田共八百畝以先諸華通出田二千四百畝得米若干石麥若干石以歳助虛糧及收運之費長賦者稍稍寬矣而公又曰是尚未可繼也奈何瘠吾鄉以肥他區豪乎而公門人翁公孺叅以叅政至乃具疏請於朝下御史御史下翁公翁公下邑主令其勤畊度畎計他區豪不得復匿糧其糧存者田與俱歸田往者糧亦俱往蓋無錫之虛糧八千石而延祥獨得二千石長賦者業益寬而公又以子叔陽成進士損腴田且百

畞以輔其瘠者而公又謂諸田散佃不易收也俾易價更置田如其數即不得托消落故有所廢損而公又令易米麥而銀米石為銀四鐶麥石三鐶之半以為程穀貴則有餘鏹旁斥產益羡葺世墓贍貧族婚喪於是乎取給葢二十年而延祥之華非有大故毋廢著外徙者不佞葢少時聞大父輩言成化弘治間鄉賦三老鮮衣怒馬平亭里訟庚釜之羡多挾以起家至不慕好為吏此無他田歳入恒饒而官取恒儉故也今縱不能復故

柰何日削損其饒而糜之使同於蔀屋蓋東南者國根本也富民者東南所恃以雄者也今縣官𨓜稍稍減中外資吏奉爲廡平亡非時不經之額矣藉令它區悉如延祥他州邑又悉如無錫歲計之十稔而後餘糧有不棲畝哉不佞公門人獲一再游公鄉而竊覩華之室多潤者不至如燕中所聞異之問於公而得其說公謂不佞子爲我記將樹之豐碑以戒夫後之嗣延祥役者公名某字某鴻山其别號嘗爲德於國未竟歸而爲德於

鄉此亦其一也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記十首

湖廣右叅政掌荊州府事汝泉趙公政績記

荊州故悍王地也而最衝其西綰巫巴之口南北走梁楚道當先帝末大臣計有以鎮撫之為遴良而汝寧趙

公由郎高第出守趙公之守荆未幾荆人以水灾告趙公業捐帑餘鏹庚羡粟而曰柰何不轂欲居逸而使負戴襁褓道屬也身自行鄉落間以口率其貧弱而賑之分治舟渡當溺家為營高閭地廬之櫛比相望矣是歲楚水災獨荆甚趙公至而水不竟災公又筴水所以災者自蜀江下而西北奔決隄而灌輸龍灣監利石首莽莽成巨浸則别築一隄江中揵木竹石下之隄成而水勢小避緩内隄復諸龍灣監利石首之田露以客歲受

播矣公又筴水所以災者其上游雖稍得障以緩其下流壅而無瀉則為尋九穴故道先其急者虎渡郝兩穴以次開鑿水益有所歸矣公又筴民所以無歲者坐水故令水稍稍治民有歲而無歲者何其一民呰窳而更敝於衡則為去供億之不式者量遠近酌多寡歲羸金六千而使道益辦其一產薄無積聚而賦不均則為立催徵之法以漸就入毋令過苦公又筴民所以省供緩徵而尚不被澤者何內則困於嚮所謂悍王而外則困

於萑苻如楊盛滿輩者六七千人公首發王陰罪狀數十天子不忍置理傳徙鳯陽禁而公單車詣賊巢說責之咸蒲伏稱死罪即日解散去其壯者即南畝而女即紅中產以上大抵獲高枕而食所在有矣趙公乃言曰江陵素號稱獻國而今貢士不登額何以稱主上急才意守幸稍一切理有餘暇則為飭學官以經義督策諸生咸感奮自修偕計吏者十三人矣前是兩臺之使以趙公治狀卓異聞先帝為下尚書議賜公三品服得食

其秩祿以旌之而最後又再上最今天子特進公真三品俾叅政於其省而仍治郡事公逡巡不欲上省尚書下其儀始上省而僚吏大夫暨郡之父老子弟相與謳謡其功德公又逡巡謝不敢當葢踰年而故吏江陵令渤去為他郡丞娓娓以趙公語不佞也昔班氏稱孝宣繇仄陋登至尊知民事之艱難謂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且曰與我共此民者其

唯良二千石乎有味乎其言之也即先帝所以增趙公章禄令上又進公官不易郡葢數十百年而始一再舉庶幾孝宣遺意哉不佞竊以為郡守治易耳不為設監司以掣馭之一切從便宜行事故其恵得逕達下而其稱逕達上也今趙公以一區區守能悉見其精誠於上為上者樂而爭用之又操其鼓舞之權於下為下者樂而爭為之用即江陵令亦其一矣程難什於昔守而計效倍之豈可貌取聲襲哉夫汲長孺用發河内倉見賞

虒主召翁卿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廣溉民愛而父之張子高捕誅廣川王妻昆弟冀部震慄龔少卿解散渤海盜賊膠東相勞來不怠流民自占文翁蜀郡好教化蜀地學者比肩齊魯學宫世世祠祀以此數者為循吏規繩考功法其所注就又當何如也太史公致慕於異世之晏子願為執鞭而不可得不佞雖未及識公幸一生趙公固兼而有之假如上捐一方悉以付公而不斤斤當公竊因江陵令請記其事

重修大名守元洲張公生祠記

不佞以隆慶初起家大名兵使者以間延守吏攷郡掌故則修唐狄梁公宋寇萊公韓魏公祀已附漢東郡守義主巳又新唐沂公弘正父子祠而最後諸生吏民以前守張公祠來請曰夫是守也去郡十五年矣而政若新夫吾儕不敢以久故逸也其神明之也則若前數公不敢以新故狎也余既巳拜公祠退而徵諸生吏民得公守事頗悉葢張公甫涖郡而屬有冦警烽火且達南

輔公以意授僚幕繕城濬隍儲餱糗備甲仗參伍公私之費以交相佐而不為厲約束部伍號令一切明簡士樂為用政既成復以授諸州邑帥而行之顛若畫一睥睨之隙隱然旌色屬於天大名稱馮翊重鎮焉而郡既以中饒故又其人椎易使所調發徵賦恒倍而會邢洺水臺議移賦郡且符攝矣張公力爭曰邢洺水而郡幸不被水乃令移賦郡是郡代邢洺水也公為天子計臣胡不以實聞上蠲其賦而令三郡併敝為臺使者愧謝

不逮竟不移賦郡也郡人素不善訟亦不善避徭自公以片言決兩造各吐肺腑用其時入即用其時出庭往往空若洗而其所平徭繁簡各以力任益相勸若子來不待期集公既多饒燕則朔望行學朝諸生考較經術親為誦說擇其敏者朞朞指以舉子業法而日較之後先成進士為刺史曹郎十餘輩諸生至今能記之夫郡幸素號平簡不能竟張公才即出公才一二而使吾郡煥然而若新傍郡視吾郡若大府而不敢講鈞禮即以

張公故且度吾郡前後守多居位自稱者而指屈之即無以出公右也吾諸生吏民何能一日忘公不佞業以轉徙去且六歲而入領太僕守鐸偕其幕弘孝以書幣請曰唯大夫之悉張公也業以諸生吏民意飾公祠矣敢祈大夫之一言以示永永不佞既謝返幣而曰張公今進而為天子統百官均四海即不能以若郡私夫張公天子宰也吾安敢為而郡上援公其諸生吏民不悅曰有是哉張公今貴重乃爾吾知為故守而已且大夫

所稱狄冦韓三公者一有徳於吾郡歴數百千載而不忍忘乃令吾民去張公二十餘載而忍忘乎哉公今固貴重於朝吾不知於狄冦韓三公孰賢斷不若頴川守之寂寂損於治郡時也不佞聞而曰有是哉諸生吏民之言信也張公賢宰也郡為其賢守吾為其故郡而祠之而記之而已於是有西命道瀛莫間後使者汝賢復以諸生吏民意而追徵之乃為記如右云張公名瀚字子文嘗以嘉靖乙未上第杭之仁和人

築呂梁洪石堤記

余被召北上抵呂梁望若千雉城者而異之則其新隄也葢諸曹署公私家以萬計倚而宮焉而內則捍數千頃之禾登場栖畒櫛比相望亡何而諸生吏民某子甲襲衣冠而來謁曰某輩幸藉使者之餘脣我以毋魚鼈敢一日而忘使者功唯吾子之圖之也葢使者至而徐邳屬大水散潰瀦城邑使者從其大吏以南隄邳而北隄徐報成賜璽書金帛矣而使者所治隄則議委之吏

民曰縣官莫緡錢且盡柰何使者爭之不得則集諸生吏民而計曰徐隄矣而上東卯隄矣而下東則呂梁其潰道也少予緡必土隄隄土而臨河必易决以易决之隄而當潰道是委緡水也緩隄而築之田則公私室廬為水齧矣是委公私室廬水也乃議石隄費益夥筴之亡所出使者一夕喜而曰吾得之矣吾呂梁之為役夫者千有奇而恒歲以杪秋漕艘盡始畢役今漕艘以首夏盡當畢則遠調役夫遠役之與即家役其便否較然

著也大約夫歲人得六金吾請預給之而為糴蕭碭之粟蕭碭故饒粟石當贏錢二百而量加大夫多予之粟而即家役其不以為厲我也吾因石於山因力於夫而吾少加之劑則隄庶幾其取寄槖哉議上諸大吏俱報可使者乃擇其壯夫八百人採石旁山中日往返四人可得石若干餘夫四百使闢阯石工百其高為尺者十使者以旦夕慰勞之而稍扶其惰人人自奮厲諸環隄而宮者畝畝之護於隄者咸相率捐錢緡資犒費使者

不葺水衡一金其呂梁絲毫不以煩縣官而隄且告築矣諸生吏民迫欲得余之一言以示永永而未果㝷會大司空郭公云以吏民請留使者且一歲益築隄如初而余出鎮襄漢復還對呂梁甫維梢而出肅者益衆其申前請益堅余乃為之喟然曰嗟嗟嘉隆之際人主委耳而漕計之是狥至任事者居恒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然余以其人疑各自愛其才也夫不自愛其才則何以無使者出而孰計之必使大司農之粟竭而水衡

之金錢無見緡也夫南北漕河之要地俱呂梁也大司空之屬俱使者也人視國如其身不自愛其才以與國謀如使者而獨易一呂梁哉國家急漕計實用漢河平故事不愛黃金功爵以報若王延世者而乃使大司農之粟竭而水衡之金錢無見緡也則誠愧使者矣余故不辭而為之記以風後之君子使者由都水郎出名猷吉舉戊辰進士浙之山陰人其隄延袤里數石工歲月資費諸生吏民名氏具碑陰

重建提督軍務行臺記

明萬歷之二載都御史臣應鰲言臣幸得奉璽書領大藩以時布天子威徳吏民貌共寢事事小間然實不勝卒遽之慮臣所領鄖鎮北抵華陽南跨江漢西踰嶓冢而遥東盡滍水實割秦楚梁三藩之垂而又間錯蜀以不時縻屬兵事罷則已所領名為提督撫治而不恒受符節不得從軍興法以便宜從事雖亦用考功計吏顧三方之撫臣實共之而其黠桀者陽受束而隂曉以左

支右吾甚或借軀椎埋姦鑄亡命之徒出一探丸而繫醜麋至蚋附距弘治於今未百年而叛者十三一殺倅二殺令三殺尉而禍未已竟也則豈其先臣之咸弗事事毋亦縣官之所以委任之者未盡歟臣不勝過計竊以當武宗朝贛實据江閩嶺海要害數困賊而都御史守仁以提督軍務請詔許之一切便宜從事守仁用是得募卒蒐伍繕甲庀戢三載而夷環贛之險以千里計諸盜穴若洗至以其餘勁掃竊號之强王而國家無亡

鏃之費臣不佞不敢望守仁請鄖一切得比贛制下尚書兵部議尚書兵部議如都御史言請更璽書為提督軍務兼撫治者請給軍令為旗為牌若節鉞者十制曰可於是都御史拜受命乃為檄檄諸道曰荊襄汝以楚之被甲組練左右廣六卒長來曰南陽汝以韓之少府谿子龍淵華抉其勁士若長來曰金商汝以秦之厹矛鋈錞虎韔鏤膺緄縢之騎步若長來曰漢中汝以巴賨叟兵白髮黃頭若長來既集則為之飭前茅慮無中權

後勁為之置魚麗鸛鵝之陣而親鼓之又三令五申之
俾各受約束以歸勒部士乃咸歎曰吾鄖自是有帥哉
蓋前是孫公以撫治之節來鎮鄖率厲文武士西刈巨
憝欲申是請會念其二尊人移疾去去而使院有不慊
於宊者屬新之凡更二使者院告新而公復至始拜命
名之曰提督行臺有司礱石以記請而公用治行第一
入卿大理顧謂其代者世貞曰志之毋忘所繇更也世
貞謝不敏不可退而思之當成化時國家盡西南之兵

力以僅勝諸流人而始服崇郡僑邑居之而猶不足為置閭閻不足為置臺然其指乃在撫而不在督何也今天下方治平荒服來賓郵四履之地皆大鎮其民逮曾玄以至耳孫不復知所由創顧撫不足而以督請又何也當成化時其人猶困獸饑鳥然思一就栖食之地而無其道苟有以籍之則笠耳是謂無治形有治端其用不得不撫今天下號為平而文恬武熙蘖牙之萌蓋日夜其間是謂無亂形有亂端其用不得不改而督是故

晉武之銷兵巨源進而陳諷頡考退而媮食有以也孫公不以且得代諄諄言地方大筴手成事而授之不佞乃猶狥治人治法之説云即不佞烏能使是官重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以俟後之君子相與憮然顧名圖踐哉

督撫鄖陽都御史題名後記

萬歷之甲戌不佞貞履鄖行臺謁故撫臣原公祠退而以間延見儒生吏民叙其所以永故慨然有餘思焉上

書請予原公謚下禮部議具如書梢報罷乃又以問考
諸掌故而得諸中丞之氏若名而故大宗伯湛文莊公
為之文曰保釐堂記湛公之記猶未刋可讀而堂之額
廢久矣竊以為自原公而下至不佞已六十五人大者
握衡樞陪坐論次亦疏附後先以勤誠立節章明於世
而攷所以治郧之蹟即父老不能舉其凡第以為賢長
者而已毋亦原公之法定其民相慶幸其脫險而就夷
歸於淳龎無競之故而諸公誠賢長者不欲以獄市擾

困之大抵出於葢公平陽之意歟夫是以治者不見蹟而受治者不言功藉令一二喜事之臣欲出其見以求勝其前人而父老亦遂有所撰稱者要之續脛添足之為耳非吾所與知也顧其地東鄰梁西北鄰秦南鄰楚而割其三垂以為鎮其慶賞興革軍賦吏治皆與其鎮之撫臣共之其民既安其淳龎不復知有上之尊而黠者乘以為閒吏狃恬熙之故而藉口於兼牧之苦而交相匿軍不知興法一切翫愒自便不能無虞於意外而

孫公提督軍務之請下矣葢璽書凡再易叱於節鉞所謂兵政孫公亦以次第舉而臺亦再益新顧諸中丞題名其所至官位贈謚與字俱不載余乃爲備識之而復次其說於湛公記之左葢先原公而討流賊者成化之丙戌則少傅白恭敏公圭以工部尚書來庚寅則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以右都御史來而當項公時太師王端毅公恕以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諸郡白公寬多所縱舍而項公主討鹵殺功最多端毅時時持之

榜諭逋逃使歸業又為疏具言鄖房增邑成事是三公者皆社稷臣也以非專治鄖故弗敢志而志其事欲使知鄖之有兹鎮而隱然為原公先者乃更有是三公也

神鼎閣記

鼎何以閣也以度鼎也何以度之志神鼎也何以稱神鼎蓋萬歷之甲戌九月御史中丞趙公撫楚議城孝感其明年乙亥正月城成而少叅王君議城當有所據險因拓其西北垂即湖隍焉方就築而地中鏗然鳴衆恠

而掘之若干丈得一函遇風則為燼函燼而古鼎出蟠腹
參口三足兩耳周圓端嚴體被五色空青結綠與天並
瑩中有識皆古顓籀文大小凡六十字其不可辨者僅
十鼎甫出而有紫雲蓋之三青鳥時時回翔其上夜所
置處輒有光光上屬天於是王君與僉憲鄧君德安馬
守相顧異之以詢邑三老對曰鼎養也夫玆邑曰孝感
而千戶所曰孝昌其出也殆聖主孝養兩宮之祥乎恭
軍任其等翼如而前曰鼎三公承君象也易有之鼎玉

鉉大吉無不利夫天子拱已而聽師保以恬養萬類即雉膏無弗食焉庶幾哉其徵乎博士諸生曰均有之即不讀永平王雒之詔以公卿大夫得其理耶而賜三公帛五十疋九卿二千石半之且以初祭之日陳之於祖廟以示孝養也今胡以異是於是二君乃為閣以度其鼎而郡三老中丞曾公甚等以書來謂世貞其記之世貞故有藏薛尚功鍾鼎款摹其識讀之㫖合葢周仲父鼎也當周之時南宮仲為卿士以王錫作鼎三而此其

第一其言惟十有三月者月之閏也王在寒師寒師地也錫扵琖玉琖杯之小者也作乃采對王休命言集事告成也鼐也而謂之鼐父乙尊鼐者煑鼎也父乙者周初接商器也惟臣尚中臣赫赫者取赫赫師尹義也夫此周鼎耳而謂之神何居昔者漢得汾陰鼎而帝嘉之羣臣上壽賀陛下得周鼎吾丘壽王獨謂非周鼎而對上曰周德始后稷成文武其報禎應鼎為周出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至扵陛下功德愈盛天瑞竝至寶鼎

自出非周鼎也夫周鼎而漢則漢今而明不為明哉若
記所稱神鼎不炊而沸不汲而盈烟熅之氣自然所生
今固未能爾然其恬閟於未洽之候而勃發於休明之
代先之以鏗鳴翼之以雲氣而顯之以光恠此不亦幾
於神哉天子方與公卿輔弼之臣日夜講明文武成康
之所以治取其道而畧其器而公車虎尊所受發得言
異而不言祥以故靈顯赫奕若茲鼎者三老博士諸生
僅能拊手加額於州里而已嶽修貢川效珎吐金景歒

浮雲非班孟堅之所致頌於東都者乎夫末世之頌音不在下而治世之頌音不在上二大夫業覩兹休瑞然不敢以聞姑闍以庋之而吾姑為之記之明德固出漢上萬萬也趙公賢王君琁俱周人鄧君林喬蜀人馬守文煒齊人

江陰黄氏祠記

自倭釁起嘉靖之壬子而稍息於壬戌十年之間大者破城邑小者躝閭井其銛鏃之不施於三吳者無尺地

而三吳諸富人或兵或爨或鹵或以家徒或以身竄卒不能捐其所垂散之貲以予縣官不得已而縣官用軍興法逮鞭箠之令嚴而後其私帑出若椎骨而盬其髓上之厲下與下之讟上睊睊焉交相讒而沴氣作其始也寧割其家以腴賊而不肯為其上其既也忘賊之毒我而不忘上之毒我於賊之後也其於道誠悖而於計則誠拙矣無他欲敝之也蓋獨江陰有黃宗周翁者家世以高貲稱而黃翁自儒起由邑諸生補太學上舍其

積纖累微因便規息用計然之筴而恢之諸言治生者咸推冠而竟以起儒故通經術韙於上下之分與所為損為益之大先是戊申歲未有倭釁而翁與江陰令謀邑枕江得無為盜窺乎且城皆土是可坎而登也計以為甓之便首捐金六千身長其南東面之役而先之凡三百丈有奇不踰月賦畢臺使者後先擬上翁狀翁謝曰江陰民城江陰分也而何上狀為乃僅得褒旌居五年而倭作且及城城以甓故堅第乏藏粟翁又輸兵儲

粟為石者七千而畀貺之卒旦夕餉為石者千賑貧民
避兵為石者二千令復議子城增於門凡四而翁任其
三顧其子諸生道事板築焉其明年丙辰倭遂傅城肉
薄而攻者四十日而不破又明年丁巳天子大發兵屬
尚書文華討倭責諸富人金助軍翁捐復七千於是尚
書偕督撫牒翁為蘇州衛指揮使翁辭曰吴民助吴兵
餉分也不可則懸其牒人謂黄翁是牒不當翁捐十之
一豈其以浮取故而避之翁不答而謂道曰是牒者尚

書餌也且釣我我槖懸罄矣尚書果欲悉卷翁餘貲不得起獄以窘翁而奪其牒始翁之為家也皂帽布衣徒步斤斤然食不再肉從不累僕無園池器用妾御聲酒之好諸富人竊笑之曰是夫也殆為人積者也既翁之為縣官捐米者前後萬石金萬四千而富人益笑曰夫夫果其為人積者哉翁卒而諸城居者稍稍追歎曰微黄翁吾儕其不肉倭也而臺使監司行部者得其事顧謂江陰令微而人之力與倭共此城矣於是其富人亦

伏而相與謀立祠於翁里以示報翁之子道謝不敢當曰先人以諸父兄故毀家以扞之而不肖乃以先人故勞費我諸父兄請竭不腆之裝而為家祠以姑答我邑大夫與諸父兄指乃即居之左為祠肖翁像於中而以媼趙配謂翁之得成其業與志皆媼力也落成而道率其弟子諸從孔明祀事則鄉人人槖牷榼酤而來拜曰是無以報黃翁萬一請歲歲無廢伏臘太宰劉公聞而嘉之為顏其楣崇功報德而道益謝不敢當曰先人業

不仕僅引邑人分毁家而扞諸父兄毋所任功亦毋所任德顧謂不侫其為我記成事而已不侫乃言曰知禮哉道也夫所謂法施於民能扞大患者其於黄翁祀固當然此皆請之天子下禮官議報可而後行夫家祀不及鄉鄉祀不及國道以國人鄉人之指而約之僅從家人禮庶幾其有永哉自今而為道之後日從事於祠者思所以闡揚而光大之為鄉人者感黄翁之為德於鄉則思所以報熟黄翁之為德於國則思所以齊貧者不

愛力富者不愛貲務革其故而媚於上而黃翁不言之化宏矣哉因記其事授道刻之石祠前後六楹其左右室有大士元君像前室有文昌像王翁素所奉也有餘屋以棲守者以居庖廟有池有亭及曲水流觴之屬以待觀者則道意也翁諱鑾卒之年七十有二道博學為諸生數舉不得志改尚書禮部史當有官厭而游江湖間其歌詩人人稱之與余善

遲鴻臺記

東明故無山潭流循之若游龍然而土多息壤是故易以臺登臺而全魏之地若鏡蒼然之楚四起而刺目是故其望易以雄吾友穆君敬甫既用護石給事創謝工部郎歸始為圃於邑之西讀書其中所種梨棗之類幾拱矣而復用厭嶺南節自考功郎罷歸乃復為臺於圃之陽臺成而給事再起以尚璽出使還里是時余入領太僕也考功觴尚璽於臺南望而相謂曰王子且過我東明矣吾三人咢立而相與慷慨悲歌談說古昔之業

不亦快哉而余竟取瀛莫道弗過也乃尚璽迫簡書亦入朝敬甫悵然而歎曰不佞二三兄弟不能來去者而乃去吾儕者以遺不佞鰥而號於臺則寧能遂忘我因名其臺曰遲鴻夫鴻者兄弟也庶幾其猶來賓哉余聞而重歎之夫敬甫以漸陸之跡困於考槃蓋終其身利幽人貞而不怨尚璽揚於王庭羽可用儀雖出處道異冥冥之節固鴈行矣而余猶不能亡足蹼於稻粱弋者猶得篡之此何有以當敬甫心而必欲遲我為且敬甫

之翼息矣是安能越景山渡蓬池而相尋於廣莫之表不佞逐逐方愧見栖者亦安敢遽以玄月為候而趣敬甫故因尚璽之請為臺記手書以遺之俾旦夕揮五絃而目送我以無忘山水之感可也

竹里館記

去新安郭之三里其地負高而臨深其江曰練江泓渟萬仭黄山白嶽蜿蜒摩天其趾在數十百里之外而蒼翠接於眉睫其清可以釀其膏可以粳秫蔬茹果蓏邑

人汪惟一之棨在焉計畝而延袤可二十而竹據其三
之一惟一乃搆數椽讀書其間以竹自蔽不復施藩當
山而軒峭蒨鬱葱吐欱吾胸蓋環練江而勝者不必盡
歸之汪亦畧得之矣惟一之言曰吾日三商而起阿段
汲江烹茗之羸取而洗竹裁籜爲冠暑則去之有鶴四
翼時唳時舞吾起而應竹皆吾助間一開吾卷而琅玕
之色流潤緗碧初陽拂梢則少文之圖若益而青葱者
儆颸流響則少文之琴若益而琮琤者吾放歌而聲留

於長離尾翮之間而不雜於塵囂不墮於市廛之耳吾寓目而蒼鱗緑壁為之左右其適而光不出於牛背至於雪之旦月之夕白雲之芉眠於晝而凉風之颯於夏吾無不與竹宜者吾不能為張膺逃於其間以謝客客至而吾釀足於江鈞如之筍足於竹蔬茹果蓏足於竹之旁畝咏嘯諧謔箕坐高枕足於竹之蔭而客未嘗不得意去也吾之與此君真足以終其身而不知老者盖築成而有芝産於竹所几十餘其大若盤而色青紅可

愛叩之有餘韻於是吳興徐子與巽之題其館竹里而書屬余記曰惟一多游吳越間而意不能舍其竹以往得子文而時時寓其目是惟一不恒有竹而竹恒在也惟一曰非是之謂也子之記待吾竹以有而吾之竹賴子之記以不泯為兩相待者耶兩相成者耶予不能辭乃次而授之為記

華氏先賢像記

華氏之先賢像存者七人首為魏司徒安樂鄉侯歆少

與管寧邴原齊名由郡守高第為相國禪受之際以義見色爵邑不增今像若寛睟而中毅然龍德猶未衰乎其次為晉上虞令茂前長岑令者皆見蘭亭禊集圖上虞以詩成免罰長岑得三斗飲不妨並勝今像皆朗朗超逸有永和名士風又次為孝子賓少失父尋訪不得遂竟老死不冠娶孝子無子子弟之子其後㝡盛甲天下今像猶雙髻已老而有戚其顰若不解者又次為宋大理卿希歆翰林學士𪫧忝知政事文盛其人皆歷

津要言天下大計以文學政事終今像則博大豐腴先後稱名公卿云學士鴻山公今之最有聞於華者汲汲其宗文獻家藏先五像復於龍眠蘭亭圖中模上虞長岑二像取列傳告身論贊之相及者合為一卷而以記屬不佞世貞曰不穀敢以是盡華德乎哉且夫求千載於遺事而侘得之猶委曰傳者之末工而好惡之猶有狥也求千載於遺言而又侘得之然又猶諉曰或門弟子載者之誤夫形肖至易移也丹青易湮也紙素易渝

也不穀敢以是而盡華德乎哉夫亦志吾羮墻而已世貞乃復有請於華公曰華之先不有宋右師元者也耶即左氏所稱睅其目皤其腹于題于題將無可按而像以為華始也公笑曰不穀固未之及也雖然以為遠遠慮誣也吾亦志吾羮墻而已世貞曰善請遂以為記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埙

謄録監生臣汪志伊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記六首

仲宣樓記

自王粲仲宣依劉表於荆州作登樓賦而江陵有仲宣樓後襄陽有樓亦曰仲宣樓夫人襄少史周紹稷至自

修楚乘還斷以屬之襄陽其辭甚辨而其旨以劉表始至宜城用二蒯蔡瑁計討平諸賊北據漢川以臨中土幾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蓋終始不離襄陽而江陵特其支郡仲宣之依表為幕下叅佐以共朝夕不應去襄陽而登江陵之郡樓也然劉良注茲賦猶以為江陵而盛弘之荆州記則直以為當陽其所稱陶牧昭丘云江陵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又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之按張華志稱范蠡塟南

郡之華容又云濟州平陰東有陶山山有陶朱公冢則所謂陶牧者未必確而楚昭王避吴去郢北徙都爲襄州之樂鄉其所謂昭丘者亦未必不在襄之近境也賦又云倚曲沮之長洲注引地理志漢水房陵東山沮水所出今房陵實爲襄壤邑而沮水至郢入江故不走江陵道然酈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西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而據此賦語爲證則仲宣之所登者一而後人之所擬者三其在襄陽去賦事辭稍遠而於理爲近

也夫襄陽之必為仲宣與江陵之必不為仲宣吾固不暇論其辭之嫩稱於後世若士衡兄弟之所讓筆亦無足以容吾贊獨恠當仲宣時天下半糜躪於戈戟其可借而托足者獨荆州而幽憂感愴之極自謂其身莊舄而心鍾儀若有羨於求羣之獸與舉翼之鳥豈以景升之將阽而荆社之不木𡚁追其一說琮而歸操甘為其用事之時而内盬其所從之神武遂忘先太尉司空之所以相漢其於辭葢不以風而以頌矣然則仲宣之所

為懷思故土也非故國與故主也予既以語紹稷而會
襄國王有所拓飾於樓使使來請記今天子累葉神聖
薄海內外為一雖窮髮不毛之地梯航所可及者若在
堂皇之下而無所慮其私王以親賢有國茲土世世共
奉唯謹亦寧若景升之不恤其祀而自玷於宗衮哉予
故不辭而書之石以示夫遊者仰而國俯而家靡所不
衎衎即欲有撰述以鳴熙代之盛而附於登高能賦之
義足矣固不必以仲宣輕重也

世德慶源祠記

葢徳靖間江陵有隱君子二人云是二人者父子也而貧父曰以信公廓落好施予每侵歳荷一鋤行野見白骨則裒土而穸之而爲之封里有暴死不能棺者問以信公立爲辦自公之爲家亡斛粟尋帛之嬴然往往與窶人子共而甚或寒遘裸者不憚解衣衣之矣有趙回兒者役於光澤王困不任鬻其子以信公憫而還之併直弗問後王召故鄉里飲其左右竊相目是夫能爲隱

德者也王問知為公與其故大異之因起奉觴壽公且徧賛於其坐客而為脱趙回兒役郡中人翕然歸以信公仁矣一日扁舟下孱陵大風起舟覆公浮沈波浪中誦佛自如凡十里而始遇救于于然亡所苦也以信公既用老壽死有三子而其仲曰東湖公東湖公稍飾儒術而性綆介不能骫髀貴勢業以析箸故益困然其自喜為施予益甚凡東湖公之為家十六供外十四供内以故居恒不能具美衣甘食之奉而有嘲之者時㬥羔

糧即為羔糧詩托於陳藏器以見志時人始異之而東湖公有子曰太虛公又能自發於儒以推明二隱君子之行而少數奇上有司輒弗利然能授其子太嶽公業業成弱冠而入中秘四十餘而拜相光輔二朝至以經術為今皇帝師天下被範圍財成之化於古今無兩自太嶽公仕至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而封太虛公官如之其贈以信公東湖公亦如之天下歸德於太嶽公而公不自有曰余父太虛公教也即又

歸德於太虚公而公益逡巡不自有曰余惡敢當意者
二隱君子之遺乎於是先後臺使者為世德慶源之坊
以表於江陵而太虚公乃始縁國家令甲奉禄賜之餘
即家置廟因坊名而屬世貞記其事夫天下之所慕説
太嶽公之範圍財成以為今古無兩而推本於二公之
所為徳度其所施舍不過簞縷樓襚之微所拯濟僅可
以掊數而其名亦不能出於里閈之外若霄壤之不相
際然愚則以為為徳者各滿其分而已二公之為徳於

所知則所知盡為德於力所及則力所及盡雖太嶽公亦盡其所知與力所及者耳德大小殊其能濡於分均而發於不忍之心一也且夫稱慶源者亦知所以為源之說乎哉夫中國之為大河者派而為九以灌溉於九州徧而後委輸於海而諸言水者莫僊也滴瀝滲溪膋蔚雲霧蓄育鱗介兆彙之所取斅而兆動之所資食飲者徧而諸言功者莫僊也然而其源自天漢下崐崘始涓然甕口耳稍寛之而星宿海泓然耳濫觴而已又展

之穿厚地而分分而左葱嶺右於闐而復合合而注蒲
昌返燉煌透積石擘龍門而復分分而後布九州諸所
益無非水也者然不能舍源而自稱河也其河之得為
大則河自大之也昔者閟宮之詩魯侯之享后稷其盛
至於龍旂承祀而所稱述稷之功曰黍稷重穋稙穉菽
麥不過農事之恒而至於累織微積忠厚其支流足以
溉魯之山川土田積數百載而不替其源固微抑何深
且長哉以擬二公何異矣余不佞竊謂二公祠既成太

虚公當及秋從子弟而烝余不能效楚人之語以迎送神則竊取閟宫之末章歌之曰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以美祠也又歌其四章曰犧尊將將毛炰胾羮籩豆大房美祀事也已又歌曰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美太虚公之不居德也其不忘先人也其教民厚也故享而胙之福也則又歌生民之末章曰庶無罪悔以迄於今為公之子姓與祼獻者告也若夫稱河而大其源者為太嶽公天下能知之毋俟余矣

鄖陽藏書記

鄖陽古一聚落也强名之曰縣而至成化中强進之曰郡又强以一都御史居之余生有士安之癖不能一日釋書前年冬自太僕出鎮鄖亦頗有挾冊足讀而間欲有所雌黃走一郡數邑問他本亡論不得即不能舉其名而其為諸生自經學數種外問與語子史百家則大恇駭以為欺我竊以令之仕鄖者雖不若寓公遷客之多暇而賦訟稍簡自墨𠬶以上往往足三餘而不獲究

仕優之說其諸生豈無卓異過目成誦者竟白首而猶面墻今天下號為同文而郤以僻陋故去嵩洛圖書之國不千里而隣於鵯形烏言之民抑何其不幸也余既已憫之而會有南北使則出贖鍰之羡以屬郡俾北走燕南走建業又南走吳郡而購所謂七畧之遺者得十三經二十一史衰周以至盛明諸文章計三千餘卷而典故氏詳之書亦與焉印識其首尾而歸之郡俾庋而鑰之諸官游茲土者若郡之為薦紳先生博士弟子者

欲有所考誦或就而繙或請而誦畢則仍居其所朞以有益毋損而已考之茲城之流寓獨有唐濮恭王泰恭王之撰志括地其蓄典籍踰於秘閣及歿而施宅為寺而遺書之存者無一也豈其流離播遷之際有未易以自致者乎余幸而當右文之代力稍能得之郡始有此書以啟異日文獻之百一庶幾彬彬云爾若乃奓大其事而比於宛委二酉之藏則有所不敢也因劖之石以告夫嗣余志者

儲慶堂記

此御史中丞洛陽溫公之堂堂何以名儲慶也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儲之為言積也非久其胡能積蓋溫公之自稱曰吾先大夫以明經困公車久而始成進士又久而授行人行人久而一遷戶部郎竟不獲拜璽書以沒而又久之不𣪍奉先大夫之教以成進士授行人旹獲從先大夫後遂任御史滿考贈先大夫如不𣪍而始拜璽書之賜其辭畧曰若實儲慶以開喆嗣蓋

自是而始有禄耕之餘乃即先大夫之舊廬而稍拓之不穀再荷上寵靈用中丞節撫趙魏尋撫關中則先大夫亦遂獲中丞贈而有二子源溥其長者冠鄉書而次亦廪學宫葢庶幾徼慶矣凡不穀之所以有今日者孰非天與人主之賜也然而孰非先大夫之儲也先大夫位不盈德名不暢實施不靳報善不近聞博取乎學而寡洩其秘博修其行而寡成乎名即所謂儲慶者先大夫能儲之而不能自名之人主胡以知之也夫人主之

言天言也天發慶於冥冥不自顯而托人主以顯固然乃至天不自言而人主亦代之言於十載之前而徵於十載之後則固不穀先大夫之所獨也不穀何敢忘且以于公之門焉而髙王公之堂焉而槐彼其所為儲而獲慶若執左劵矣然猶自為之而自言之孰若夫人主之代吾先大夫言也不穀故舉而顔之堂庶幾為吾及子孫者一食焉舉足焉而不敢忘夫人主與天之貺而先大夫之所為儲吾子以為何若余謝不敏則謂溫公

之所名堂者有三善焉其必稱天之慶者仁人之厚也必稱人主言者純臣之則也必稱先大夫儲者孝子之思也且温公洛人也不聞夫周之先自姜嫄氏誕后稷之穡以逮公劉乃積乃倉及古公而後聿來胥宇其累善也若銖寸而不厭其受報也歷數千百年而不爽人固知古公之有堂室而不知其先公之為儲者久也雖然老氏有云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蔽不新成夫蔽者晦光也不新成者不蘄為新功名也蔽不新

成此豈所以為儲之道而日損者日益故曰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蓋何嘗頃刻忘儲哉公之先大夫諱新公名汝璋吾未能他悉公其按吾吴能持風裁為赤子去蠧賊功德於吴民甚大是真能繼先大夫儲者故為本易之所繇名而以老氏之旨終焉

翰林院侍讀學士鴻山華公壽藏記

華於春秋以公族世輔宋為著姓而其後人有晉孝子諱寳者家無錫於江南為著又千餘年而華氏之族若

指幾二十萬明之姓無著於華者其冠蓋贄問徧天下
然獨學士公最顯貴而又最賢學士公名察字子潛其
父曰封郎中公謹母曰鄒宜人郎中公用計然氏言起
家累千金有二子其季曰學士公郎中公固用織起而
內慕鄉儒術又才公使博受諸名師經無所裁費公生
而穎秀岐嶷十二工屬文為邑諸生尋補太學生先帝
之元年舉應天鄉試明年會試不第歸而其學益邃遂
再舉進士高等以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吳中諸庶吉士

陸君粲屠君應埈袁君袠俱卓犖雄竒才公出而與之角時時相甲乙隆然聲起矣顧自諱不欲以執文進間則與陸君談搉世故引經義忼慨相責厲有古烈士風而久之以業成當授官史局有所不悅於新貴人出補户部主事督淮安稅𠩄搔其垢殆盡乗滿引病歸適年病良已入為兵部武庫主事遷職方員外郎尋為車駕郎中議裁損郵傳供億歲省以萬計時公文日益高濯砥其行誼數得交游聲而會上開文華幄延諸儒論難

經義有所廣益得公等十一人而公為翰林脩撰仍郎中故秩公力辭秩報可久之較録列聖寳訓實録成遷侍讀加正五品服賜金幣時郡國數上禎瑞諸儒臣有以頌要公奏者公愀然曰春秋紀異耳且上庸我何意而乃以諛終乎皇子生奉璽書諭代藩無所私還同考會試又明年立皇太子諭朝鮮賜一品服往公雍容善為禮其國人大小固已目屬之而所贐賂珍貨直數萬却弗顧曰若無以盬槖中裝而陸賈我則益悅服公相

率從公至鴨綠江為祖拜而別會置東宫臣公當遷司經局洗馬而前是上欲舉故典有所超為内閣臣者相臣李公以公名上同列多懾公搆飛語給事御史疏論諸東宫因波及公而御史垣言尤峻至謂公酗酒宣淫殘人黷貨上故難言者而内重公持之數日召相臣夏公顧公語曰李某嘗薦某輔朕者顧不當輔東宫耶且若杯勺不入口安所從酗又數日竟用難言者故寢公洗馬以觧公遂乞省覲歸因移疾治第旁為園池植花

竹徜徉其間不復問世事時郎中公尚無恙公所以扶
侍萬端得其娛而郎中公顧不懌謂公柰何家而食我
公弗獲已强起補故官尋主試應天公至是凡再試士
其所取亦兩魁天下諸多顯重用事者而其所著程式
文傳之海内博士弟子至今以為凖尋遷侍讀學士視
南京翰林院篆公念郎中公老幾得南以便養而相嵩
方幸貴其所任子世蕃狠而貪使其客華延壽謂公曰
嚴翁敬報君無强南即少宗伯吾力能為得之延壽者

公族人也公固謝因益欲南而鄉人嘗為郡者曹生修郎中公郄搆試事中語給事御史復有所指摘聞上詔予外公所為試事公其得人最盛如嚮稱然略不為辯第以郎中公老請得原官致仕嘆曰語有之曙戒勿怠吾令而知所以處矣居無何夜有斧闗入者且百人聲甚厲公既以脫度且窘其二尊人遥呼曰若何欲吾能足若慎毋驚吾大人投之鑰恣藏所取盜懽呼解去公從容說郎中公曰大人所積財以遺兒耳而至誨盜幾

遺兒死假令兒怯不與盜甘心焉又遺兒死且兒在何
虞財乎郎中公漸解而久之與鄒宜人相繼以老捐館
公痛毀骨僅立絫然而廬者四載絶葷酒御内如一日
既服除人勸之仕蹙額曰吾不為祿以畢吾親而身何
冀焉於京朝無所通問曰嚮者驃騎里步武耳而懶不
任舉足令僕僕數千里走吾乎何謬誖也則又曰吾所
志大而途日益左吾老矣强而為德於天下毋寧為德
吾邑哉會其兄光祿君老病且死公為提攜其諸孫子

俾有家族苦役以窶倡百金先之田歲獲可粟麥數百石其貧不能自衣食婚葬者以差受公緡錢無筭華自是無煢孤郎中公故好斥產腴田至萬畝公稍稍捐其餘以卹貧民而田之羸自贍五服外為輿梁者病需醫者歿而無櫬者均於公乎取邑故苦伏稅其田入於貴豪而稅留於鬻者度不給則相率亡逃長賦者以是益困公從臾邑令搜剔之減虛稅六十餘石得伏田十六萬畝他亡逃者復長賦者稍稍蘇矣邑故無城會島寇

發邑令困于懸不時城公率五百金為城費曰城成豈
獨捍邑大夫耶衆始奮為令城寇卒至不下而幸臣文
華來帥江南嘗交公郎署閒酒謂公君不知故人能立
貴人者誰耶公佯不解退而笑曰使我欲立貴者不待
汝矣文華竟用汰敗都御史大立御史儒守宗夔司理
仕濂後先於公稱門人見則曰諸君念我為我治理吳
民辛甚毋數溷野人廬也里有槖千金寶尊直亦數百
金者求公為居閒公不視斥之去公為座主不欲以德

有其門人其家祠五座主春秋奉牢醴不絶曰取人者居公取於人者居厚不亦可乎公不汎交與而所厚即没身及其子若孫爲經紀如一日非其人日望公不得一嚬笑所厚更千里訊問饋遺不衰以故天下於公不盡歸通人之譽而深知者以爲賢公爲人中形白晳疏眉秀目春容粹夷温然大雅君子也少苦羸中歲喪錢宜人即獨處起居食飲蚤暮爲程節不爽至六十稍益充七十遂大充齒可以礪視聽不少衰而顛華有復黧

者華大宗墓七公次第葺之歲時必躬祭祭必備腯潔
其牲醴而居恒食不過三豆即享客倍之亦不為奇饒
味其儉朴盖天性也公為詩故多應制贈送諸什以宏
麗典則稱而自其歸絕不守故武務汰其色澤而陶洗
之天骨自露蕭澹簡遠冲融悠雋出入彭澤襄陽間世
所傳巘居稿是也有丈夫子三人俱彬彬家其學而少
最穎為叔陽弱冠成進士令官工部主事公之主南畿
試不佞世貞嘗辱公舉前舉者所謂都御史大立為翁

君孺叅布政使陳鎏子兼其人文章家流傳公比於古鉅公長者而公闇不自得曰言大非其任也顧謂小子戇不至阿所好幸生而有以志我不佞嘗讀巗居稿竊意公蟬蛻宇外不屑屑者及獲私公事行抑何惇篤宛至精人理也驟而接公語靡不肫肫中事窾徐而叩之援經術辨今古洸洋不可涯涘更微而察之至几舄間又靡不稱任使者君子觀公才於政十不能得一二其政於家於鄉始得其十四五而所存者固不在是也公

不為時儒眈眈俎豆而內外行備動止自矩不為釋而能慈物空有不為老而得清靜之旨貴於嗇精保年庶幾賢而達者哉公今年七十有三壽藏在邑之蕭塘樹之梓餘二十年而不佞始記其大都刻之石而虛其銘以俟長者

昭勇將軍鎮海衛指揮使楊公暨配汪淑人合葬墓記

王子曰合葬禮也古有之自孔氏始孔氏之葬於防也

封之崇四尺曰不可以不識也封之自孔氏始也葬而以衣冠合也古有之其記則楊氏始也曷為記詳生也曷為詳生詳所由合也曷不為銘懼弗徵也楊氏者今都督公尚英也公既罷都督歸而謁余則慨然歎巳踧然避席曰不穀將有事於先大王父之墓也竊以請於子曰者王父殁屬先君子之稚也先王母之煢然也而詘於家也葢王父殁四十載而王母始克從是時先君子能官矣差具宅穸矣又十餘載先君子没而不穀頼

上恩備環列以至節帥大司馬按功籍上之王父母俱
獲進三品有爵號將從大夫祭矣顧其墓隤然卑也松
櫝之貌弗改也是不穀之罪也夫是不穀之罪也夫謹
以甲子之冬孟以王父之衣冠藏於壙之左而加封土
顏其石曰是唯昭勇將軍鎮海衛指揮使楊公暨淑人
汪氏之藏公又曰嗟乎傷哉貧也先王父之弗克葬蓋
從火云不穀不獲事王父則猶及王母時時為諸孫言
王父之為千戶也實視一戶篆竟其身一青布袍無二

也出亦無騎僅走一奚僮佩篆囊而身從之然衛吏卒相戒指此鼏官人廉毋輕犯也諸孫中有服縗絲者王母輒驚泣曰吾侍若祖二十餘年而不見此服也若何所得之不穀亦未嘗不洛嗟從泣也王子亦曰傷哉貧也雖然可以覩公之王父矣令吾鄉惡少年一視篆即以篆為其家不則怒馬鮮飾盛騶從馳騁城郭中矧布素而步從一奚矧如公之王父為楊公其志之詩云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公之王

父有馬又云惠於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楊公有馬

書事五首

書吳大夫事

世貞故為尚書郎時從同舍郎孝豐吳維嶽游後踵以監司察治山東游憔甚乃見其先大夫茗源公狀曰毋以不穀交而使先子當過情譽蓋世貞受之大夫諸事行章章中法程者不勝數獨其於御史著御史獨於去狀著輔相中即無稱方少保然其為人沾沾好譽居位

自力多辟少進踰於前後數公霍尚書世固以為賢者哉而奈何並從家奴刁氏之黠把守令南東民畝也史傳所記曷黴焉吳大夫不以二公素貴賢故假葢繩之力毋失其吳大夫矣二公即不以吳大夫繩之故而寛之則可胡汲汲假手汪中丞為也為吳大夫筴也者是為二公筴也者惜哉語有之時無赭澆黃土令吳大夫令尚治御史不知其柱後惠文䎃然而角奮何如也然計今所以報御史御史止死矣不得稱吳大夫矣吳大

夫當乞骸骨時尚書省中旦夕注獨坐之拜尼之還報
大夫怒曰仕宦不止車生耳吾以獨坐易吾大夫哉趣
上得請徑謁臺辭謝去臺使者曁其僚不知也毋論臺
曁僚其臧獲不知也嗚呼此可與世之選愞刺齪怒馬
炙轂者道哉余友人翁長君言廣地肥朝貴人為豪猾
民佐之錯臺察守相而治所坐豪臺察守相佯瞽毋敢
推所坐即臺察守相豪欣然以奇貨可居也自吳御史
後有郭御史稍稍逆斂習讀漢三尺矣吳按方霍郭按

湛尚書郭御史余恨不識後竟坐爲御史殘賊免

書應生事

仲芳既已杖朝堂則從四期門鴟夷褁來血涔涔下也吏士目懾亡得問誰何諸稍熟仲芳者捹鼻自引匿去而故下獄尚書當仲芳迷罔不道死尚書坐輕贖矣曹郎坐亡奉行謫矣獄吏一二縁大臣指謾駡曰嘻而不治職方氏即爲廼公治鬼室仲芳所止獄舍卑甚又久雨蛙黽分枕席而卧久之應生乃當視獄從血肉中辨

仲芳別築室醫藥勞問相踵始仲芳以杖瘡甚左脚短三寸卬卬距虛然病大汗小愈已得改室燥遂愈王侍郎者吉人不欲言其名與大臣有連㣲聞之恚謂何用我為且罣之詈元宰若詈敵奈何即不遽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相席㦸風尚書求其主尚書心知為應生也難之或謂生且遜謝亡有生喟然曰夫夫也豈其以余非人者葢旦夕候仲芳自如移年期滿當請報生走尚書所絜語公力爭之可得也毋令天下有以詈廷

尉曲法日數反尚書熟計主上自管三尺一旦爭不勝而且謂我速死者謝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草救亦竟念其事乃已語余天其殆者私仲芳不爾左脚亡遂短而大臣畏摇衆詭云吾不敢以身並主上過毋恐䜟飛語上矣報論死仲芳且死屬家人藏余血三歲而碧者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書二館人事

余守北部時見南來人道任兵憲環館人事竒之兵憲

始丞吳時也倭㬥至臺檄丞以鄉兵五百儌之兵故市人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鳥散走而丞方獨身從親信抵射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踰溝來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丞上馬則賊巳刄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槍手不舍竟死丞以間得逸去余使三輔遇韓戶部叔陽亦稱其館人云始韓以金華令入覲過淮陰攺陸車轔轔從氷上行也巳氷薄車破之韓與館人俱溺焉館人急持韓衣裾不置會傍有施繩鉤下救者緡

且及館人號曰左被髪而泅為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移緆鉤令起宛轉閒竟失館人弗及矣余聞而悲其事問二人姓名俱不得以為恨於乎士居平誦說詩書信眉目掀鼻昂頰鼓掌稱伏節者何限一旦事起而抱首鼠竄相接也恩至則許人以死過則倍之非其初許謬也亦死生之際深矣夫二館人鄙人耳豈有師友講義之素其死亦豈遂以是為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達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夫達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

所濟則不為徒死哉

書與于鱗論詩事

已未正月余以臺謁之濟上于鱗烹一豚候我田間出蝌胥佐酳苦劇談久之盡一瓻苦五十六螯漏且行盡于鱗睨謂余曰吾起山東農家獨好為文章自恨不得一當古作者旣幸與足下相下上當中原並驅時一掃萬古是寧獨人間世哉奈何不更評摧所至而令百歲後傳耳者執柔翰而雌黄其語也余唯唯于鱗乃言曰

王君足下行棄我濟上去矣焉用自苦齪齪為也其不以吾二人更標幟者幾希請為世人實之吾於騷賦未及為耳為當不讓足下足下故盧柟儔也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足下時一離之離者離而合也實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勝我歌行其有間乎吾以句若以篇耳諸近體靡不敵者謂絶句不如我妄七言律遂過足下一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耳余時心伏者久之已前謝于鱗曰吾於足下即小進固雁行

也豈敢以秦齊之賦而匹盟主吾之為歌行也句權而字衡之不如子遠矣雖然子有待也吾無待也玆其所以埒歟子兮雪之月也吾風之行水也更子而千篇乎無極我之變加吾十年吾不能長有子境矣于鱗曰善請言文曰子匠心而材古者也其工極矣予之錯於材也世無通於古者以故無稱子亦無稱我然而世之疑子也甚於我即百千萬年而其疑子也又甚於我雖然謂子踰勝我者獨子乎我心耳于鱗大悅曰有是哉吾

二人之窮也而足相樂矣更起迭為壽質明而罷後旬日書來言快矣茲夕之千古也豈直與鳩之樂哉又一日于鱗因酒踞謂余曰夫天地偶而物無孤美者人亦然孔氏之世乃不有左丘乎余瞪目直視之不答李遽曰吾失言吾失言嚮者言老聃耳其任誕若此

書龔可學事

嘉定龔君汝脩二十餘矣而成進士諸成進士者見無不沾沾自喜也而龔君獨有憂色王子數目之一日請

閒曰微吾子之目之不肖固有請也已出一編示余曰

此所以志也蓋汝脩之父曰可學者爲諸生負儁才有

聲而自其曾大王父曰司空公司空公故貴然其爲人

温然長者有子曰探源公亦長者至王父南山公益務

爲長者其爲長者日益甚而家日益旁落南山公計無

所之則舉以畀可學曰庶幾其不斬我司空公之緒毋

以資人吻也可學旣自負材又自以當南山公指則日

夜勒束臧獲治生窮叛臧所詣縛之歸曰胡以負乃公

不則有地下耳田竄入它主復窮之歸故眹曰非而所得有也讐可學者陽爲納好可學數稱於人以爲才子弟即可學亦信之而婦劉以過勞得疾歿矣會南山公亦病蠱卒可學方治冢塋滋樹材木曰奈何夷我司空之墓宮以與豎子等而狐鬼之乃夜有暴客毀丙舍入羣毆可學死投之火立燼而可學有幹某者邑居聞之顧汝脩方五歲謀曰是讐也必絶吾種即負汝脩一晝夜走百二十里而投其外家張氏張氏固好義不侵爲

然諸者也爲藏汝脩謹事之而可學之友殷都輩聞於
官跡暴客所悉捕殺之蓋二十餘年汝脩之業成而始
復爲龔嗟嗟千金之子不死盜賊此言信耶則可學奚
述焉然偉元之孝焉而以盜死王筠之文焉而以盜死
此其意寧以死蹝也彼夫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
如者亦遇耳獨念自司空而下三世爲長者而乃死可
學以報何也夫以三世爲長者而以可學死可學死而
汝脩竟成進士爲聞人天固久而定也汝脩必欲得子

言而不朽可學夫予言亦烏足以不朽可學汝脩務自勉之而已矣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七